

## 鍾理和 〈白薯的悲哀〉

一

由馬關條約到九九南京受降之間，時間是長或短，那是不難知道的。這時間，就這樣子剖開了，或沖淡了他們之間的血緣嗎？那更是不難知道的。

這歷史之流，確是回到了它原來的河道了！

二

世界是和平了。但它並非像某種人說：降落來的，而是人類由某個角落裡找出來的。人類把它捉出來，扛在肩上，而今，在地球上闊步起來。感激、歷史的感覺、意志、善、愛、眼淚、生活的煩瑣、惰力……這些，是一切的人類將要求於和平的。

在這裡，人類完全狂醉於和平了，投身於勝利的陶醉裡了——。太和殿在舉行著嚴肅的典禮！在那麼寬廣而雄大的廣場上，希望要找出一塊立錐之地，那是很難的。並且，要希望他們能夠靜靜的沈默一分鐘，尤其是難的。和平與勝利，是讓他們捉到手裡了！他們有需好好的，並且盡情的享樂它。有需拮著它來闊步一加之，太陽、秋風，國旗的飄揚，漢白玉……而興奮、感激、愉悅、滿足，則如波浪，流到各個角落裡去。

——其次，是歡迎國軍，遊行，民眾大會，在報紙與電台上的告同胞書，一切可能的悲劇與喜劇等等！

同樣，在令人暈眩的速度的轉換中、變化中，他們——白薯，他想到似乎需要做些什麼。他們的高興、欣忭，是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大，都要熱烈。於今後，他們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！

——很快的，他們就開會了！

三

——北平沒有臺灣人，但白薯卻是有的！

並不是沒有臺灣人，而是臺灣人把臺灣藏了起來！

把海外那塊彈丸小地——宿命的島嶼，由尾巴倒提起來，你瞧瞧吧，它和一條白薯沒有兩樣。白薯——就這樣被大用起來！

還有，昆蟲的保護色，人們是知道的。但是人類也要保護色，這事情，人們卻好像不大知道似的。然無論如何，人類在某種場合是必要有保護色的——正同昆蟲一樣！

臺灣人——奴才，似乎是一樣的。幾乎無可疑義，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，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！

這，他們是經驗了很多了。例如有一回，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，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：「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？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！」

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：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？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，說：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？

有比這樣的話，更尖刻，更侮辱，更要刺傷人類的自尊心的嗎？並且，不唯如此，如果他能夠回憶到半世紀以前的事情，他將瞭解這句話包含著有怎樣的意味嗎？

北平是很大的。以它的謙讓與偉大，它是可以擁抱下一切。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，那是很不妙的。那很不幸的，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。那時候，你就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窄，窄到不能隱藏你了。因為，它——只容許光榮的人們。因為，你——是臺灣人。然而悲哀是無用的。而悲憤，怨恨，於你尤其不配。記著吧，你——是那——

——白薯，也就這樣，被北平的臺灣人用了起來！

#### 四

——喂喂，聽見嗎、白薯又被炸啦？

——他是白薯嗎？

這時候，白薯意味什麼，那只有他們才會知道！

這時候，白薯——那就是昆蟲的保護色！

#### 五

白薯居然也開起大會來了，也開起旅平同鄉會來了！

但，就在這裡，他們——史無前例地，被拋在一邊——。祖國不理他們！會場有來賓席，議程裡有來賓致辭，但——期待於他們是過份的，於是這些被空過去了。經常人們在這時候，什麼是最被激烈地希望的呢？那是一——鼓勵、安慰、熱情、舊雨重逢的感激的瞬間。

但——沒有！

由會場散會出來的白薯，他們感覺到空虛失望，淒涼！

——史無前例地，他們被冷冷的拋在一邊。

六

臺灣，被葬在世紀的墳墓裡的……。

七

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！

只見歷史像遊牧民族，在遼曠的大草原上徬徨著。

祖國——但一陣西伯利亞冷風吹來，什麼都不見了，都沒有了。

八

——有好幾個年輕的白薯聚在一室，像經常在這樣的時代年輕人所要做的那樣，他們已有很大的工夫為著某種問題，在討論著，在商量著。不，說他們在無可如何地悲傷，與嘆惜著，要比較妥當些兒。

一個年輕的悲壯地說：

……老白薯有他們白薯獨特的想法。和你我一樣，有一種祇適於他們自身的法則。做無論任何一種事，希望能夠瞞過他們，那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錯誤。不錯，他

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。什麼叫做神聖，叫做感激乃至於傳統的光榮——記著，他們對此是不負責任的——這些，他們是不知道的。但他們卻有一個法度，那就是——比較！在比較之前，不管什麼都隱瞞不了。不管什麼，如非經過比較，他們是不肯相信的。你走了，他來了，他們要比較。舊的消逝了，新的上來了，他們也要比較。這樣子他們曉得了哪個是好，而哪個又是不好。也就這樣子，兩個不同的事像與關係，不可磨滅地刻印在他們的腦筋裡，作成了他們的觀念，與感情。

我們能夠由報紙，由不完全的消息，由家鄉寄來的書信，得悉家鄉大概的事情，這是很模糊的——也能夠知道他們的感情。

無論如何：是不能責怪他們的，也只有他們的感情，才是最健全的。我們不能對他們要求更多的東西。比如，你的姐妹在你跟前，眼看著受人欺凌，她們的哀號，是那樣的淒慘的，此時，你將作何感想？比方你餓著肚子，此時你最清楚知道的是什麼？我們不要欺騙自己，在這時候，無論多麼崇高的觀念，是一點兒也不會發生效果的。這沒有別的，就是那「比較」在作祟。於老白薯，什麼是善，什麼是人類最高的感情，都會被拖下地面來的。當我們說：愛你們時，他們便要問我們，那是不是要有好日子過？就是這樣。光有空氣與水，是充實不了他們的生活。實際，於他們，現實才是作成最後的意義的。我們不能夠由這裡學得一點兒事實！一點兒教訓嗎？

最初，日本人到來時，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。他們可以說從開始就用這具犁兒，由三貂角犁到鵝鑾鼻，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。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起來的，便不問什麼，統統拿走。而皮鞭、就跟在那後邊。於是，那地方成了他們所說的「帝國的寶庫」。但現在，可感謝的，祖國已收回了這塊土地。祖國慈祥地打開他的胸懷，溫柔的說「回來，孩子！」。當然，我們是可以相信的，我們是被解放了。也即是說，我們已不再受那皮鞭與犁兒的苦！

同時，我們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。

臺灣人——祖國說。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。朝鮮人怎麼樣，臺灣人又怎麼樣，——報紙上常常登著。這樣的話，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。我們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？從前，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——臺灣人！這裡，

我們讀到了很多的意味：差別、輕視、侮辱，等等。然而我們能夠說什麼呢？祖國——它是那麼偉大的。它不但包括一切善，並同它包括一切惡。它要求我們的代價。

在從前，我們是那麼自然的，發起了革命，發起了民族運動，而且求援於祖國。那完全是迫於必要——那時候我們有敵人。假使於斯時我們有武器，我們是充分的明白我們是要怎樣來使用它。我們知道拿起我們的槍，對準我們的敵人，撥動機鈕。——但，而今，我們已無需這些了。從前，我們曉得我們要打的是誰，現在，我們已不知道我們的槍是要打些什麼人了。你們說要做這個，做那個。那是無用的。現在，你們便是你們自身的主人。難道你要對你自己的額門，撥動你的機鈕嗎？

不幸的，你們扛起你們的槍，向大戈壁走去吧！去到那裡盡情打你們所喜歡打的吧——

但是——但是，白薯是有悲哀的！

九

白薯在故都，不——在祖國的臟腑走著！

他們由各個角落裡走出來，向各個角落裡走去！

他們有年輕的、年老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有健全的、有患著神經衰弱症的——

他們如流浪漢，混雜在人群裡，徘徊於大街、小巷、東城、西城、王府井、天橋、貧民窟、城根。他們徘徊著，觀察著。他們像古城的乞丐，在翻著，與尋找著偏僻的胡同，和骯髒的垃圾堆。

他們是看見，且聽見了許多許多的東西了。

故都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舊巢。在它的裡面，埋藏著一切可能見聞的東西——歷史的沉澱物，世紀的浮滓，與傳統的泥沼！

白薯是看見且聽見了許多許多的東西了。

那是什麼呢——？他們是知道的！

十

貪官污吏，四爺政治，官僚——

十一

白薯是不會說話的，但卻有苦悶！

秋天是風雨連綿的季節，而白薯，就是在這時候成熟的。

仔細別讓雨水浸著白薯的根。如此，白薯就要由心爛了起來！

爛心——那就是白薯苦悶的時候！